

寄情大黑鸟 毫墨壮河山

——李苦禅的美学思想探究

■张鑫

在李苦禅的写意花鸟作品中,画的最多、最具有其个人特色的是他所创造的“大黑鸟”形象,也就是雄鹰、鱼鹰、苍鹭等题材,这些作品呈现出极其开阔雄健的浩大气象,那么李苦禅要通过这些作品表达什么样的审美理念和美学追求呢?

一、开创自己的新题材,形成个人特色

李苦禅拜齐白石为师后,他对自己的艺术道路有着明确的规划。众所周知,齐白石先生擅长长虾草虫,尤其是其工笔草虫和写意花卉相结合的画法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。李苦禅向老师学习,仅仅学习老师的方法和思想,而不拘泥于老师表现的题材,重复别人是没有出路的。李苦禅曾经说过:“虾蟹小鸡都是齐老师常常画的,早已创出了自家面貌,若再跟着画,就脱不开他,创不出来了!”李苦禅便开始摸索自己喜欢的新题材。童年时期,由于生活的影响,他对天上翱翔的雄鹰和水中嬉戏的鱼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于是在心里也有了要把这些物象表现出来的念头。李苦禅于是开始了自己对鹰、鱼鹰的探索和表现,他先深入研究了古人笔下的鹰的形象,又仔细到大自然中去观察,随后便在造型、笔墨、色彩上开始了自己的新尝试和新探索。齐白石看过李苦禅的作品后,曾经感叹说:“人也学我手,英也夺我心,英也过我。来日英若不享大名,世间是无鬼神矣。”“英”在此指的就是李苦禅,可见,老师齐白石对学生李苦禅的开创性探索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面对老师的夸奖,李苦禅并不自满,反而更加勤奋,尝试画出鱼鹰的神韵。他在杭州艺专执教时,曾经亲自喂养了几只鱼鹰,和这些鱼鹰朝夕相处,观察它们入水、游水、戏水、潜水以及昂首、梳理羽毛、鸣叫、栖息、捕鱼、展翅的各种动态,并进行反复的写生、提炼、概括和总结。他力图在自己的笔下表现出这些鸟类的飒爽英姿,突出它们的阳刚之气。

二、“写脑子所理想者”

李苦禅尝试以意造象、以意造境,他说:“须知,在大写意的传统造型观念中,从不追寻极目所知的表象,亦不妄生非目所知的抽象,乃只要求以意为之的意象。昔白石翁画虾,乃河虾与对虾二者之惬意的合象。世间虽无此真物,而唯美是鉴的观众却绝无苛意较真的怪异;余常书‘画思当如天岸马,画家何异人中龙’;我等画者乃自家画的上帝,有权创造我自家的万物;意之所向,画之所存。余画雄鹰,乃胸中众鹰之合象—庄生之大鹏是也!”(《写鹰随感录》)从此可见,李苦禅认为,画家不能原原本本地呈现出自然界当中的自然物象,而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,对自然界的物象进行概括和提炼,表现其神采,力图展现其神韵。其次,李苦禅主张画家是作品的上帝,也就是说,一切客观的工具材料、笔墨技法、前任程式等因素都是奴隶,都要“为我所用”,这一点极其类似于石涛的思想。最后,李苦禅表达出他的精神追求,他要追求的是庄子笔下的逍遥游的境界,可见,李苦禅描绘鹰,表现鹰的雄姿只是一个方面,其更为深层的,则是对自由自在、翱翔于蓝天的理想状态的不懈追求,庄子美学最为契合艺术的审美状态,李苦禅也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尝试达到道家美学理想的艺术境界。

三、师法自然,又要抛去实际

李苦禅曾经在作品当中题有这样的一段文字:“写鹰松石,当写脑中理想者,抛去实际愈远而所要求者亦愈近也。”这句话虽然不长,但其中蕴涵的思想则极为丰富,这句话生动地表达了自然物象和艺术物象的辩证关系。画家学画的重要途径有三条:一是学古人,在学习和临摹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实践技法和理论水平,其次要写生,大自然中丰富生动的自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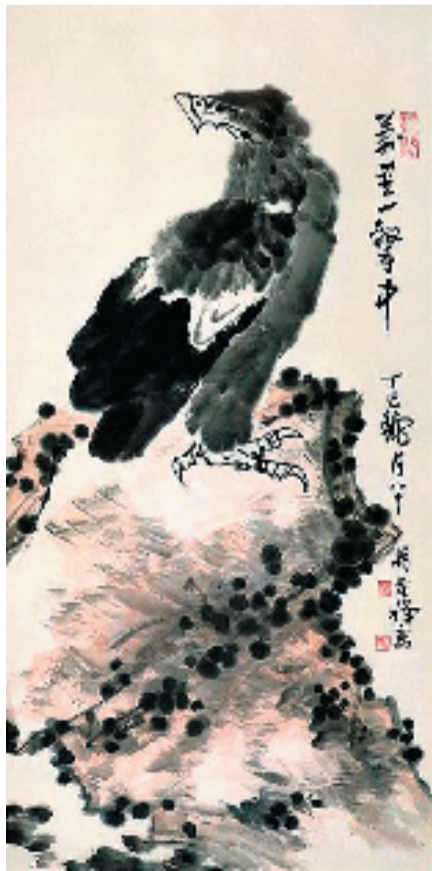
物象为画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,最后要大胆创新,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,创作出极具个人特色的杰出作品。就写生来看,艺术家要师法自然,并不是对自然物象的简单描摹、客观再现,而是要选择自然界当中最适合描绘的题材,加以理想化、精神化最后在艺术作品中加以呈现。没有情感的融入、心灵的映射、理想的呈现,是无所谓美的,艺术品不是照片,而是主观精神、理想情感的净化和深化。放眼中国美术史,每一位杰出画家笔下的作品,都融入了自己的创作激情,表达了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审美取向,八大山人笔下翻白眼的鸟、鱼、鹿,吴昌硕笔下老辣劲挺的梅竹,齐白石笔下活灵活现的鱼虾,无不如此。

李苦禅讲,要“抛去实际”,他并不是认为要脱离生活,完全主观臆造,恰恰相反,他十分重视对客观世界的深入体会和细致观察。在写生时要抓住客观物象的生长规律和结构特征,在画画时也要注意表现客观物象的细节。他认为这是画画的第一步,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可见,苦禅先生的“抛去实际”是指在创造过程中不应该拘泥于实际的事物,不能被物体的表象所迷惑。

四、与天同契

李苦禅在他的《雄鸡图》题跋当中曾经提出“与天同契”的观点,表达了他追求人和天地自然和谐统一、与人类社会相统一的理想,这实际上和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一脉相承。分析李苦禅不同时期画的鹰,我们可以发现其都与李苦禅当时的创作心态和审美理想密切相关。新中国成立之前画的鹰,表现出对外来侵略者的顽强抗争,传达出藐视万物的傲然英勇;文革时期的鹰,表达出一种苦闷和彷徨;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鹰,英俊潇洒,表达出一种对祖国新生的期望与歌颂。李苦禅为我们创造出他心目中大鹏的雄强,传达出迥异于古人的气吞山河的豪放气象。

可以说,李苦禅先生以一颗热爱天地万物的心,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出多姿多彩的世间万物,他通过对大气象、大力度的阳刚之美的赞颂,传达出对时代的赞美、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祖国的期待。他笔下的鸟,早已不仅仅是自然界当中的普通的鸟,而是承载了画家的精神追求和审美取向,这些矫健有力的“大黑鸟”,活在了每个美术爱好者的心理,也飞翔在广袤的天空中,它们歌颂着祖国的繁荣昌盛,也期盼着祖国的美好未来。



李苦禅

万里一击中

132.5x65.5cm
中国画

1977年

中国美术馆藏

华山秋色如画屏

■郑学富

明末清初画家蓝瑛的《华岳高秋图》藏于上海市博物馆,绢本,设色,纵310.9厘米,横102.2厘米。此图采取高远法的构图方式,描绘西岳华山的深秋景色,气势雄伟,生动表现了华山高俊浑厚的万千气象。画面远景重崖叠嶂,奇峰突兀,峭壁屏立,直插云天,体现了华山之险峻。中景群山环绕,山径迂回,青松红枫,层林尽染,秋意浓郁。山坡上的一些树木经霜后,叶片或枯黄,或飘落,唯有枫叶流丹,火红一片,松树奇古苍劲,在萧瑟的秋风中愈显生机勃勃。山限深处一处建筑格外醒目,重楼飞阁,雕梁画栋,显然这是一座庙宇。



山崖间的瀑布如白练腾空,飞流直下。近景松柏苍翠,高大挺拔,丹枫迎秋,红叶灿灿。瀑布落下形成淙淙溪流,曲折蜿蜒,其上板桥卧波,两位高士立于桥上,驻足仰观飞泉溅落、秋景山色,倾听林啸阵阵、泉水叮咚,品秋赏景,交流观感,有远离尘嚣、飘飘欲仙之感。

有诗云:“空山寂静风吹叶,华山秋色如画屏。”金秋的华山,那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枫树将华岳装扮得色彩飞扬、分外妖娆。蓝瑛的这幅《华岳高秋图》弥漫着醉人的秋意,天高云淡,金风送爽。观者犹如临其境,那郁郁葱葱的松柏、浪漫炽烈的红叶与花岗岩山体交相辉映,斑斓的色彩从山脚一直铺陈到山顶,把华山上的每一块岩石都浸染在绚烂的红色中,把整座华山描成了一幅灿烂、宜人的画卷。此情此景,不由地让我想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那首《秋词》: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当代文学家林语堂在散文《秋天的况味》中写道:“我所爱的是秋林古气磅礴气象。有人以老气横秋骂人,可见是不懂得秋林古色之滋味。”《华岳高秋图》正像林语堂所言“秋确有另一意味”“有古色苍茏之概”,古韵悠长。

蓝瑛(1585—约1666年),字田叔,号蜨叟、石头陀、西湖山民等,钱塘(今浙江杭州)人。擅画山水,早年以摹古为主,宗法唐宋元诸家,尤以习元黄公望、明沈周最有心得。中年于传统的绘画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绘画风格,笔墨苍劲雄浑,于疏简粗旷的线条组合中表现高峻突兀的江南葱郁之景。钱塘又称武林,后人将蓝瑛和从其学画的刘度、蓝孟、蓝深等合称“武林画派”。蓝瑛作为武林派的开创者,他的风格是用笔粗重斩截而不狂燥,用墨淡洁明净而不浮浅,他画的荷叶皱,颇为时人推许,描写水口,简练生动,尤具自家特色。他一生以绘画为职业,曾漫游南北,饱览名胜,眼界开阔,因而不断丰富了创作内容。

《华岳高秋图》左上方款识:华岳高秋。壬辰嘉平,灏关全画。似翁老先生玄祭。西湖山民蓝瑛。印鉴:蓝瑛之印。田未。从款识可知此图作于1652年,画家此时已年近古稀,不可能再跋涉千里去游览华山,所以效法五代时期长安画家关全画而作。《华岳高秋图》体现了蓝瑛晚年绘画风格,构图气势雄峻磅礴,画风呈多种面貌,或笔墨含蓄隽雅,或青绿重设色,画法工细,色调浓丽,愈老而愈工。笔法苍劲疏宕,伟峻老练,用笔豪迈刚劲、渲染清淡,将华山明丽空灵的深秋景象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此图也是武林派本色的一件代表作。